

你我
皆行者
丛书系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

一路向南

到世界的边缘
All the Way South

北美卷

孙民·编著

继“搭车去柏林”之后，谷岳和刘畅再度出发……

从北美洲最北端到南美洲最南端，穿越三万三千里
用最疯狂的方式、挑战世界上最长的陆地穿越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些人,那些事 / 吴念真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47-1773-1

I. ①这… II. ①吴…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7570号

这些人,那些事

版权所有©吴念真

本书版权经由圆神出版社授权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

委任安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代理授权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193号

书 名 这些人,那些事
作 者 吴念真
责任编辑 袁 楠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2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773-1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这些人，那些事

吴念真 著

自序

你们还记得我吗？

在仔细读完经过编辑的这些文字的此刻，好像不得不向“到了一个年纪，某些人的生命似乎只剩下回忆”这句话低头，尽管之前始终对其中所隐含的轻视和同情嗤之以鼻，甚至充满抗拒和敌意。

是事实，因为交织成这些文字的几乎全是往事的点点滴滴。

当其中某些片段开始在网路中被转寄流传，有网友留言问说，你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时，我用少年时期读过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头的一句话回答了他们：“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

这也是事实。

多年来杂乱的行程、密集的工作已经是固定的生活形态，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理由；人生选择什么就必须承受什么、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这道理到了这样的年纪几乎已没有什么疑惑的余地，只是在日复一日一如川剧“变脸”般随着工作或行程不停变换的角色扮演中，“自己”这个角色反而少有上戏的机会，除了午夜场；而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演出过程里，和“自己”对戏

的另一个唯一的角色就叫“回忆”。

戏有时候会演得很长很长,从午夜一直到天际露出微光;因为“自己”在“回忆”的导引下经常意外地与遗忘多时的某个阶段的另一个“自己”再度重逢,于是,就像久别的老友偶然相遇一般,有更多的回忆被唤醒,一如梦境与梦境的连结,没有逻辑,无边无际。

有时候会想,生命里某些当时充满怨怼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因为若非这些曲折,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可能求之亦不得见的人与事;而这些人、那些事在经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都只剩下笑与泪与感动和温暖,曾经的怨与恨与屈辱和不满仿佛都已云消雾散。

或许是工作的关系,长久以来似乎习惯拿这些人、事和人分享,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某些心思细腻的朋友听完这些故事之后,都会跟我说:写下来吧,当你有一天什么都记不得的时候,至少还有人会帮你记得这些人、那些事。

是曾想写过,只是始终在等候着自己所希冀的那个适当时刻——例如:不再杂事如麻、劳累奔波,身心皆已安顿,日子安稳无惊——的来临,没想到这一切后来却都在始料未及的状态下完成。

一年多前,新闻界的好友张瑞昌跑到舞台剧《人间条件》正在演出中的后台来,说他奉调到周刊当总编辑,希望我能在那里开个专栏。“就把你平常随口说出来的那些故事写下来就好,又不用耗费你多少时间!”他说。

许多人都知道我性格里最大的致命伤叫“不好意思拒绝”,尤其



是面对朋友的要求；听说他们私下经常宣称：“要念真干嘛一点都不难，噜久了就会有！”

瑞昌不但持续不断地噜，甚至用了最狠的一招：先在周刊上打上预告，甚至连专栏的名称都已帮我设定好，叫“人间吴条件”。

之后不用说，开始被逼上路，每个星期二的夜晚经常成为我“焚膏继晷”的无眠之夜，一旦遇到出差旅行甚至还得预留存稿，或笔电随行。

记得有一次和一群朋友到国外旅游，夜晚时分我在桌前赶稿，他们则在我房间内打牌消遣，在断续吃、碰的牌声中，忽然听见有人故意以好整以暇的语气说：“唉，人家的命就是比我们好，你看，人家出国还在打字赚钱，而我们却在这里打牌输钱！”

讲话的是圆神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们惯称他社长的简志忠。

当时，我不但没有回话，在爆起的笑声中甚至还觉得对他亏欠至深，那是因为事实上多年之前他就曾想尽办法要我写下这些故事，一度他还要总经理简志兴和编辑部同仁带着企划书和录音机到办公室来，要我在“任何想讲的时候”把故事录下来，然后找人转换成文字；然而之后我不但不义地把那个企划遗忘在一旁，甚至还不忠地在他方地盘另起炉灶，所以，一年之后以最后一篇题目为“告别”的心情故事结束专栏，并决定在圆神结集出版的理由无它，就是……必然。

对许许多多人心存感激，除了上头提到的瑞昌（其实……我还在怀疑着，我是不是真的感谢他？因为专栏写不到三个月之际他竟

然就高升它职,弃我于火线而不顾!)、简志忠、简志兴和圆神的同仁之外,我也要谢谢《时报周刊》的李秋绒小姐在这一年中对我这个散漫的作者的忍耐、激励和宽容。

当然还有雷骧先生,他竟然肯为这些故事动笔,画下那么多幅韵味十足的插图,让我受宠若惊。

至于故事里被我提及的所有人……我只能说:在人生的过程里何其有幸与你们相遇,或辗转知道你们的故事;记得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位作家的演讲,当有人问他说有没有做笔记的习惯时,他笑着说:很少,因为我不可能随身带着笔纸,而且我相信,该记得不会忘记,会忘记的应该就是不重要的东西!

的确如此。

记得你们、记得那些事,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这一切都已成了生命的刻痕,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

只是……你们也还记得我吗?

前言

四个相命师

阿端双眼失明，所以村子里的人习惯叫他“青瞑端”，当年他是矿村许多人的心理医生。

日子不顺的时候去找他，他会说七月家里犯白虎，九月秋凉之后北方壬水旺，赚钱如扒土……诸如此类的，闻者便认命地忍受这段理所当然的艰辛。

万一九月还是不顺呢？他会要求把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都拿去给他看，全家几口人总会有一口又冲犯到什么吧？你说是不是？

他说的话没人不信，于是再苦也可以往下撑，因为有信仰便有力量，三民主义不也这么说过？

有一年父亲不顺了近乎一整年，年末我们随妈妈去“问诊”；这回他倒像是十几二十年后才时兴起来的“前世今生”的大师，他说父亲前世是贪官，此生所赚的钱除了养家活口之外，别想有剩，即便一时有剩也转眼成空，因为要还前世所欠的债。

妈妈一听完全降服，因为这正是父亲的生命主轴。

由于时间尚未用完，妈妈说：“那替我家老大顺便看看。”

那年我刚退伍，未来有如一团迷雾。他只掐指算了算，便说我前世是“菜店查某”，意思是风尘女子，故这辈子……咳咳，知你“花名”者众，知你本名者寡；恶欢饮交际、喜做家事。赚钱诸事大多在夜间完成，赏钱大爷三教九流，故我必须以不同身段、姿态迎合之……

话没讲完，妹妹们已狂笑到近乎失态，被我妈妈驱出门外。

妹妹们之后说她们狂笑的理由是：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瘦弱不堪且长相不雅的午夜牛郎，而且还会有三教九流的大爷肯赏钱。

几年后经过验证发现他真是神准，举例来说，多数人知道我吴念真这个“笔名”，但不一定知道我的本名；写文章、写剧本通常是晚上，而投资老板或邀约的导演果然是千百种不同个性的人……但，那时“青瞑端”早已经往生。

三十岁那年，一个朋友的朋友说一定要认识我，朋友说这人喜欢研究命理，说看我写过的一些小说和剧本，通过朋友知道我的八字之后觉得我有趣，一定要告诉我一些事。

一个濛濛细雨的午后，我们在明星咖啡见面。因为还有人在一旁等我讨论剧本，所以他言简意赅地表示，我三十岁这年是“蜻蜓出网”，许多人生大事会在这年发生，要我把握，千万不要浪费这机缘；顺便又严肃地跟我说：未来十年台湾必有大改变，理由是“电视、报纸上那些富贵之人大多数非富贵之相”。

那是一九八一年，我大学毕业、第一次得金马奖，金马奖第一

次有奖金,而且多达二十万元,于是就用那些钱结婚,完成另一件人生大事。

至于台湾是否有变动?当然有,至少之后十年中,从没人敢骂“总统”变化到骂“总统”成了新生活运动。

这个业余相命师随着与朋友疏远之后从未再重逢。

父亲晚年疾病缠身,有一天趁他在医院睡着,陪妈妈到基隆南荣路找另一个相命师做心理治疗。那人跟阿端一样双眼失明。

他算算父亲的八字之后只说:“活得辛苦、去得也艰难……这么辛苦的人……就顺他意,不计较了,计较的话你也辛苦,不是吗?”

妈妈听完掩面而泣,低声说:“谢谢老师,我了解。”

相命师也许发现我的存在,问我要不要顺便算算?听完我的八字,没多久他竟然笑了起来,说:“你也活得辛苦,只差你爸爸劳力,你是劳心,不过,你一生衣食无缺、朋友围绕,劳心劳神,皆属必然,其他,我就没什么好说了,你说对不对?”

与其说他是在算命,倒不如说他像师父开示。

他也许还在,但,就像他说的,一切皆属必然之下,我还有什么好问的?

人生碰过四个精彩无比的相命师,这是其中三个。

另外一个?所说诸事皆未验证……称名道姓有所不宜,姑且不表。

目录

自序 你们还记得我吗? 1

前言 四个相命师 1

第一辑 心底最挂念的人

母难月 3

只想和你接近 6

心意 11

遗书 14

第二辑 日夜惦记的地方

可爱的冤仇人 39

老山高丽足五两 43

母亲们 48

头家返乡 51

年糕	54
琵琶鼠	57
秘密	62
小小起义	69
魔幻记忆	72
告别	75

第三辑 搏真情的朋友们

春天	81
未遂犯	86
茄子	89
爱	99
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105
人狗之间	108
兄弟	111
跑片	114
告别式	121

第四辑 一封情书的重量

邂逅	129
长梦	135
情书	141
重逢	148
美满	151

第五辑 这些人,那些事

思念	165
真实感	168
圆满	173
八点档	176
寂寞	179
仪式	183
遗照	186
陈设一个家	193
沦陷	198
笑容	201

第一辑

心底最挂念的人



母难月

爸爸十六岁那年从嘉义跑到九份附近的矿区工作。十六岁还不能进矿坑，所以在炼金工厂当小工。

他发现工厂里有一个年长的女工几乎每天以泪洗面，于是善意地问人家出了什么事，那妇人说她儿子在山上工作时中暑死了，十六岁，跟他一样大。

我爸说：“你不要伤心啦，不然……我给你当儿子。”

从此我爸进了人家家门，当了别人的儿子。

爸爸二十一岁那年成了正式的矿工，人家从贡寮山上找来一个孤女当养女，再以招赘的方式和我爸结婚以延续这一家的香火。

这个孤女，也就是后来的我妈，当时才十五岁。她十六岁生下第一个小孩，四个月不到夭折。

多年之后，姑妈跟我说，那时候我妈经常会有一些怪异的举止，比如半夜跑到外面哭，或者走着走着忽然会被什么召唤一般，停下脚步跪拜四方。

十七岁她生下我，同样不好带。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忽